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借助供認不諱 淫潑婦忍辱熬刑

卻說狄公將地窖填滿，將一千人犯，帶回衙門，到了下晝，已至城內。眾差人投進行，狄公先命將湯得忠交捕廳看管，奸夫淫婦，分別監禁，以便明早升堂拷問，自己到了書房靜心歇息。一心想道：我前日那夢，前半截俱靈驗了，上聯是「尋孺子的遺蹤，下榻空傳千古誼」，哪知這凶手便是姓徐，破案的緣由，又在這「榻下」二字上，若不是馬榮扮賊進房，到他床下蒐尋，哪裏知道？還隔著牆壁，就是通奸之理，由這個地窖，確是在他床柱之下，此真所謂神靈有感應了。一人思想了一會，然後安寢。到了次日，一早升堂，知畢周氏是個狡猾的婦人，暫時必不肯承認，先命人將徐德泰提出。眾差答應一聲，即將徐德泰捉來，當堂跪下。狄公問道：「本縣昨日已將那通奸的地方搜出，看你是年幼書生，不能受那匪刑的器具。這事從何時起意，是何物害死了畢順的，你且照實供來，本縣或可網開三面，罪擬從輕，格外施恩。」徐德泰道：「此事學生實未知情，不知道這地窖從何而有，推原其故，或者是從前地主為埋藏金銀起見，以致遺留至今。只因學生先祖出仕為官，告老回家，便在這鎮上居住，買下這房屋。其初畢家的房子，同這裏房子，是一時共起，皆為上首房主趙姓執業。自從先祖買來，以人少屋多，復又轉賣了數間，將偏宅與畢家居住，這地窖之門，因將此而有，亦未可知。若說學生為通奸之所，學生實冤枉，叩求父臺格外施恩。」狄公聽了冷笑道：「看你這少年後生人，竟有如此的巧辯，眾目所睹的事件，你偏洗得乾乾淨淨，歸罪在前人身上。無怪你有此本領，不出大門，便將人害死了，可知本縣也是個精明的官吏！你說這地窖是從前埋藏金銀，這數□年來，裏面應該塵垢堆滿，晦氣難聞，為何裏面木板一塊未損，灰塵也一處沒有呢？」徐德泰道：「從前既用木板砌於四面，後來又無人開用，身然未能損壞。」狄公道：「便算作他是為埋藏金銀，何以又用那響鈴呢？這種事情，不用大刑，諒你斷不招認。吩咐左右，用藤鞭答背！」兩旁一聲吆喝，早將他衣服褪去，一五一□直望背脊打下，未有五六□下，已是皮開肉綻，鮮血直流，喊叫不止。狄公見他仍不招認，命人住手，推他上來，勃然怒道：「這也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備受刑慘。你既如此狡猾，且令你受了大刑，方知國法森嚴，不可以人命為兒戲。」隨即命人將天平架子移來。頃刻之間，眾差人已安排妥當。只見眾人將徐德泰發辦扭於橫木上面，兩手背綁在背後，前面有兩個圓洞，裏面接好的碗底，將徐德泰的兩個膝頭直對在那碗底上跪下，腳尖在地腳根朝上，等他跪好，另用一根極粗極圓的木棍，在兩腿押定，一頭一個公差，站定兩頭，向下的亂踩。可憐徐德泰也是一個世家子弟，哪裏受得這個苦楚，初跪之時，還可咬牙忍痛，此刻直聽得喊叫連聲，汗流不止，沒有一盞茶時，即漸漸的忍不住疼痛，兩眼一昏，暈迷過去。狄公命手下差人止刑，用火醋慢慢地抽醒，將徐德泰攙扶起來，在堂上走了數次，漸漸的可以言語，然後復到狄公臺前跪下。狄公問道：「本縣這三尺法堂，雖江洋大盜，也不能熬這酷刑逃過，況你是年少書生，豈能受此苦楚。可知害人性命、天理難容，據實供來，免致受苦。本縣準情料理，或非你一人起意，你且細細供來，避重就輕，未為不可。」

徐德泰到了此時，已知抵賴不去，只得向上稟道：「學生悔不當初，生了邪念。只因畢順在時日子，開了一個絨線店面，學生那日至他店中買貨，他妻子周氏，坐在裏面，見了學生進去，不禁眉目送情。初時尚不在意，數次之後，凡學生前去買貨，她便喜笑顏開，自己交易，因此趁畢順那日出去，彼此苟合其事。後來周氏設法命畢順居住店中，自己移住家內，心想學生可以時常前去。誰知他母親終日在家，並無漏空，以此命學生趁先生年終放學之後，暗賂一匠人，開了這一個地道，由此便可時常往來，除匠人外，無一人知覺。無奈畢周氏心地大毒，常說這暗去暗來，終非常久之計，一心要謀害她的丈夫。學生屢屢執意不肯，不料那日端陽之後，不知如何將他丈夫害死。其時學生並不知，到次日這邊哭鬧起來，方才知曉，雖曉得是她害死，哪裏還敢開口。迨畢順棺槨埋後，她見學生數日未至，那日夜間忽然前來，向學生道：『你這冤家，奴將結發丈夫結果，你反將我置之腦後，不如我趁此時出首，說你主謀行事。你若依我主見，做了長久夫妻，只要一兩年後，便可設法明嫁與你。』學生那時成了騎虎之勢，只得滿口應允，從此無夜不到她那裏。至前父臺到門首破案，開棺檢驗，學生已嚇得日夜不安，不料開棺檢驗無傷，復將周氏釋放。連日正同學生算計，要擇日逃走，不意父臺訪問明白，將學生提案。以上所供，實無虛詞半句。至如何周氏將畢順害死，學生雖屢次問她，畢周氏終不肯說，只好請求父臺再行拷問。此皆學生一時之誤，致遭此禍，只求父臺破格施恩，苟全性命。」說完在地下叩頭不止。

狄公命刑房錄了口供，命他在堂上對質，隨即又提畢周氏，差人取監牌，在女監將畢周氏提出，當堂跪下。狄公向周氏說道：「你前說你丈夫畢順暴病身亡，丈夫死後，足不出戶，可見你是個節烈女人，但是這地窖直通你床下，奸夫已供認在此，你還有何辯說呢？今日若再不招供，本縣就不像前日，擺佈你了。」畢周氏見徐德泰背脊流紅，皮開肉綻，兩腿亦是流血不止，知是受了大刑，乃道：「小婦人的丈夫身死，誰人不知暴病，又經太爺開棺檢驗，未有傷痕，已經自行請處。現在上憲來文，摘去頂戴，反又愛惜自己前程，忽思平反，豈不是以人命為兒戲？若說以地窖為憑，本是畢家向徐家所買，徐姓施這所在，後人豈能得知？從來屈打成招，本非信讞，徐德泰是個讀書子弟，何曾受過這些重刑？鞭背踩棍，兩件齊施，他豈有不信口胡言之理。此事小婦人實是冤枉。若太爺愛惜前程，但求延請高僧，將我先生超度，以贖那開棺之咎，小婦人或可看點情面，不到上憲衙門控告；太爺的公事，也可從輕稟復，彼此含糊了事。如想故意苛求，便行殘害，莫說德泰是世家子弟，不肯乾休，即小婦人受了血海冤仇，亦難瞑目。生不能寢汝之皮，死必欲食汝之肉，這事曲直，全憑太爺自主，小婦人已置生死於度外不問了。」狄公聽畢周氏這番話頭，不禁怒氣衝天，大聲喝道：「汝這賤淫婦，現已天地昭彰，還敢在這法堂上巧辯，本縣如無把握，何已知這徐德泰是汝奸夫！可知本縣日作陽官，夜為陰官，日前神明指示，方得了這段隱情。你既任意遊詞，本縣也不能姑借於你了。」說畢，命人照前次上了夾棒，登時將她拖下，兩腿套入眼內，繩子一抽，橫木插上，只聽得「哎喲」一聲，兩眼一翻，昏了過去。狄公在上面看見，向著徐德泰說道：「此乃她罪惡多端，刑獄未滿，以故矢口不移，受此國法。當日畢周氏究竟如何謀害，你且代她說出。即便你未同謀，事後未有不與你言及，你豈有不知之理。」徐德泰到了此時，已是受苦不住，見狄公又來追問，深恐復用大刑，不禁流下淚來，向狄公說道：「學生此事實不知情，現已悔之無及，若果同謀置害，這法堂上面，也不敢不供，何敢再肯以身試法？求父臺再向畢周氏拷問，就明白了。」狄公見徐德泰如此模樣，知非有意做作，只得命人將周氏松下，用涼水當頭噴醒。過了好一會的功夫，方才轉過來，慵臥地下，兩腿的鮮血，已是淌滿腳面。

徐德泰站立旁邊，心下實是不忍，只得開言說道：「我看你如此苦刑，不如實供吧。雖是你為我，若當日聽信我的言語，雖然不能長久，也不至今日遭此大禍。你既將他害死，這也是冤冤相報，免不得個將命抵償，何必又熬刑受苦？」周氏聽他言語，恨不得向前將他惡打一番，足見得男子情意刻薄，到了此時，反來逼我招認，你既要我性命，我就要你肝腸，也怪不得，反言栽害你了。當時「哼」了一聲，開言罵道：「你這無謀的死狗，你誣我同你通奸，畢順身死之時，你應該全行知道，何以此時又說不知呢？若說你未同謀，既言苟合在先，事後豈有不問不問的道理？顯見你受刑不過，任意胡言，以圖目前免受酷刑。不然便受此狗官的買托，有意誣害我了。若問我的口供，使畢順丈夫如何謀害身死，也是半句沒有的。」這番言語，不知狄公如何審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